

# 亲近 鲁迅



## 落地麦儿童语文课堂

刘发建/著

你的天性是忘掉自己  
我们心中却把你牢记  
你总爱把自己隐匿  
我们的爱戴使你放射光辉  
你把发自心灵的光芒  
带给那黑暗的东西  
你从不寻求名声和崇拜  
可是爱之神却发现了你

——  
泰戈尔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亲近母语



## 落地麦儿童语文课堂

刘发建/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 数据**

亲近鲁迅：落地麦儿童语文课堂 / 刘发建著.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  
ISBN 978-7-303-09613-8

I. 亲… II. 刘… III. 鲁迅著作—教学研究—小学  
IV. G623.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60203 号

---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2181 58808006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 <http://gaojiao.bnup.com.cn>  
电子信箱 beishida168@126.com

---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cn](http://www.bnup.com.cn)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新丰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 mm × 230 mm

印 张：16.25

字 数：248 千字

印 数：1~3 000 册

版 次：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

策划编辑：倪 花 责任编辑：李 志

美术编辑：高 霞 装帧设计：艾博堂文化

责任校对：李 茵 责任印制：李 丽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0825

## 序言 1

# 让鲁迅回到儿童中间

——刘发建《亲近鲁迅》序

钱理群

### 拓荒性的试验

我在关注、思考中小学教育时，始终有一个信念：“真正具有生命活力的教育思想，存在于民间，存在于教学实践中真实而严肃的思考中”；因此，我一再表示“愿意倾听教育实践者的声音，从中引发出我自己的思考。”（《我理想中的中小学教育和中小学教师》）

眼前就有一例：素不相识的绍兴柯桥小学刘发建老师给我寄来了一本书稿：《亲近鲁迅》，这是对他的小学鲁迅作品教学经验的总结和理论思考。我读了以后，立即回信说：“拜读大作，大为兴奋，大受启发。”这是真的，我被震撼了，被激发了，整整一个星期，都沉浸在“童年鲁迅”的想象情景和“小学鲁迅教学”的浮想与思考中。

我被震撼是因为刘老师的一句话：“小学鲁迅教学几乎沦为被鲁迅研究专家们遗忘的角落，基本上处于无序的自然教学状态”，因此，当他想进行“亲近鲁迅”的教学试验时，“不论是课堂教学，还是资料搜集，往往陷身于孤立无援的荒漠化境地”。

听到这一声寂寞中的呼喊，我无言以对。我就是这“鲁迅研究专家”中的一员。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和从事研究生、大学和中学的鲁迅教学，却遗漏了小学，只是在讨论《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经典作品编选时，略有涉及（见《关于〈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通信》一文，收《语文教育门外谈》）。这遗漏当然不是偶然，不仅是因为我对小学语文教育不熟悉，自己也无法直接参与，更是由于小学鲁迅教学有它的特殊困难之处，语文教育界，以至鲁迅研究界，都有许多疑虑和不同意见，我虽并未遗忘，但也是知难而退，就有意无意地遗漏了。

但第一线的老师却不能回避。如刘发建老师所说：“一个伟大的鲁迅不能赢得孩子的青睐，不管有多少理由，对于每一个语文老师来说，都有

一种难以释怀的不安。”正是这样的教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鲁迅和孩子的挚爱，使得刘老师知难而上，进行了几乎是拓荒式的试验，表现了难得的胆识和智慧。尤其让我感动的是，刘老师的试验取得初步成效，在教育期刊上发表以后，竟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全国各地的许多老师都主动参与讨论，发表了不少真知灼见，大大深化了刘老师的试验，在这个意义上，刘老师的这本书也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产物。而这样的热烈回应本身，也就说明了，探讨小学鲁迅教学，已经成为一个小学语文界共同关注的课题，进行深入讨论与实践的条件已经成熟。本书的出版，正可视为一个标志性的开端。

在我看来，刘老师所作的拓荒式的试验和思考，以及老师们的讨论，都是对前面提到的语文界、学术界对小学鲁迅教学的疑虑的一个回应，在认识和实践两个方面，都有了一个突破。或许我们可以借本书的出版，对已经达到的认识和已有经验作一个小结，作为以后新的讨论与实践的基础。——下面所谈的，基本上都是刘发建老师和参与讨论的老师们的意见，我仅做一点归纳；当然，也可能有我自己的一些感想和发挥。

## 回到鲁迅，回到儿童，回到语文

2

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小学“需不需要”讲鲁迅？鲁迅作品“能不能”为孩子所接受？

我注意到，有些老师在讨论中提到了我的一个观点：应该“让作为民族精神源泉的思想与文学在孩子身上扎根”，因此，必须使中小學生“走近鲁迅，认识鲁迅，这关系到能不能在孩子心里打好民族精神文化的底子”。这样的民族精神传承与建设的宏观视角是重要的，但还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我们对“要不要”和“能不能”的回答，必须有更具体的，更贴近小学语文教育的讨论。于是，就有了如下三个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如何认识鲁迅？如何认识作为我们的教育对象的小学生，他们和鲁迅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小学语文教育中的鲁迅教学？这样提出问题，如老师们所说，是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鲁迅本位”、“儿童本位”与“语文本位”的观念和立场，通俗点说，就是“回到鲁迅”，“回到儿童”，“回到语文”。

先说“鲁迅本位”，“回到鲁迅”。这就是刘发建老师所反复强调的，“鲁迅教学的一个首要前提，就是要‘融隔’（融解隔膜）。这个‘融隔’不在学生，而在于我们教师，首先要破除‘虚化鲁迅’的思维”，“破除习惯性的思维”。于是就有了一个“重新认识鲁迅”的问题，这是“回到鲁迅”的关键。

我注意到，刘老师在他的《小学语文视野下的鲁迅教学》等文里，多次

引述了王富仁先生的一个论断：“鲁迅作品恰恰是最好懂的，因为鲁迅的作品里，充满了人性的语言，是与人的最内在的感受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内在感受与儿童的感受事物的方式，与一般人感受事物的方式最接近”，“在现代文学中，像鲁迅这样以人性、童心去感受世界的作家不是太多，而是太少，这正是对人的基本要求，要从直感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不难看出，刘老师的试验，实际上是以这样的鲁迅观作为依据的。而王富仁先生的论断，应该是鲁迅研究中的重要成果；可惜不为鲁迅研究界所重视，就是我，也是在读到刘老师的引述后，才发现了它的意义的。

在我看来，这样的鲁迅观的新意，或者说新发现有两个方面。首先是提出并强调了鲁迅的“童心”。这本来也是熟悉鲁迅的他的亲人、朋友和研究者的一个共识。鲁迅夫人许广平在《鲁迅先生和海婴》一文里就以母亲般的深情谈到有时候在她的眼里，鲁迅几乎和海婴一样：“可见他的性情和小孩子多么像，人们说的‘赤子心肠’，正可以给他做天真的写照。”而在鲁迅研究专家唐弢先生的回忆和体认里，鲁迅晚年也像他幼时的绰号所描述的那样，是个“胡羊尾巴”，矮小灵活，活脱脱的“老小孩”（《鲁迅的故事》）。为准备本文的写作，我注意到了鲁迅的童话翻译，看到鲁迅为俄国盲诗人爱罗先柯的童话所写的序言里，反复地说，“他只有着一个幼稚的，然而优美的纯洁的心，人间的疆界也不能限制他的梦幻”，“我掩卷之后，深感人类中有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狭的笼〉译者附记》），“我所展开他来的是童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爱罗先柯童话集〉序》）。这其实也是“夫子自道”：鲁迅其人其文就是“人类中这样的不失赤子之心的人与著作”，他在险恶的人世中始终保留着一颗完整的“优美的纯洁的心”，并且不愿“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这是鲁迅的本性，本质。但依然因为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世的险恶，他也不得不将自己的童心、赤子之心遮蔽、隐藏起来，而较多地在世人面前显露出他的复杂、深刻，内心荒凉的一面。读者，研究者如果只是浅尝即止，不能进入他的灵魂的更深处，就看不到他复杂中的单纯，深刻中的平常，荒凉中的温暖；而且单纯、平常与温暖，又是他生命的底色。正是这两者的纠缠，形成了一种丰富性，构成了一个真实的鲁迅，忽略任何一面，都会远离鲁迅。

或许正是鲁迅的童心经常有意无意地被遮蔽、隐藏，鲁迅复杂、深刻、荒凉面的突出呈现，就造成了鲁迅大量的作品确实难以为知识、人生准备不足的儿童、少年所接受，这也是鲁迅自己说他的作品是需要有一定

的阅历的人才能读的原因所在。但正像前面提到的鲁迅在儿子与妻子面前常流露出他的天真的赤子之心一样，他在有限的，但也有相当数量的作品，主要是他回忆童年生活，描写故乡风物的散文、小说，和他所翻译的儿童文学作品中，也还是相当充分，也相当动人地展现了他的灵魂的单纯、优美、善良、天真、活泼，让读者感受着他的赤子之心，他的童心的魅力。这样的文本所展示的“童心灿烂，童年情深的鲁迅”（周一贯老师语），如刘发建老师所自觉意识到的那样，不但能使我们能够“从源头上寻找到鲁迅精神的发育点”，而且是使鲁迅能够“走向儿童”的最好通道。可惜的是，我们常常用某些先验的解读模式来引导孩子读这些童趣盎然的作品，把可爱、可亲的鲁迅，变成了枯燥乏味，深不可测，甚至令人生畏的鲁迅，造成了鲁迅与孩子心灵的隔绝，而且鲁迅真正深刻的，能够给孩子以生命的启示的思想、情感，也同样被遮蔽了。

王富仁先生的前述论断里，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常常被我们所忽视的：鲁迅不仅有童心，而且他感受事物的方式，以至他的某些文字表达方式，也是和儿童相似、相通的。特别是我们所关注的他的那些回忆童年生活，故乡风物的作品，更是用儿童的眼睛和心理去发现世界，描述世界，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自觉的儿童世界的复原。也就是说，不仅是他的童心的自然流露，而且是自觉的写作追求。这样说是有依据的：我们在新出版的《鲁迅译文全集》第八卷的《译文补编》里，发现鲁迅在他的创作准备期（即20世纪初的所谓“十年沉默期”），就曾从日本翻译了《儿童之好奇心》《儿童观念界之研究》《艺术玩赏之教育》等文章，可见他对儿童观念、心理、审美趣味等，是有过专门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的；一直到他的晚年，他也还这样深情地谈到儿童不同于成年的感受和建构世界的特殊方式对他的蛊惑：“凡一个人，即使到了中年以至暮年，倘一和孩子接近，便会踏进久经忘却了的孩子世界的边疆去，想到月亮怎么会跟着人走，星星究竟是怎么嵌在天空中。但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这样，他在追忆和追述童年生活时，也必定要尽量真切地展现儿童的心理，审美眼光、趣味和表达方式，这是他重回自己童年世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实，只要我们不故作深沉、深刻，而是以自己的本心、本性，用刘老师的说法，就是“赤裸裸地”去阅读这些文本，这样的儿童眼光，儿童叙述可以说俯拾即是。我注意到，刘老师在和孩子们一起阅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的“美女蛇的故事”时，就读出了神秘、恐惧、紧张，引起了孩子

像“看‘变形金刚’之类影视故事一样的刺激，惊险”；在“雪地捕鸟”的阅读中，老师、孩子和文中的小鲁迅一起，感受着捕鸟过程中“拉了绳”的期待与紧张，“跑去一看”的兴奋，“却什么也没有”的失望，“费了半天力，捉住的不过三四只”的沮丧，“读得孩子们心底里直痒痒”：就在这样的感同身受中，孩子走进了鲁迅的世界，鲁迅也成了孩子中的一员，他们心灵相遇、相通了。刘老师说得好：“像鲁迅这样真实、活泼、大胆表现童年情感和童年生活的作品，尤其是真实和大胆，小学语文教材中是很少有能够与之媲美的。鲁迅作品中的这种真实和大胆，它反映的是孩子心底里最真实的感受和最强烈的渴望，但它又没有像一般的儿童文学作品那样去迎合儿童，它给孩子的感受是一种同伴唤醒。”

“博大深邃的鲁迅精神和鲁迅文化能否与我们的儿童语文融为一体？”——回答是肯定的，原因一在鲁迅本性、本质上的童心，赤子之心；二在鲁迅童年记述的儿童眼光、心理、趣味和真实、真诚、大胆、活泼的表达方式。

刘老师对鲁迅的体认，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括，说他是“独一无二的老顽童”。我们已经说过，“老顽童”的鲁迅，让我们感到可爱，可亲，因而易于走近同是儿童的小学生；但我们又不能满足于这样的可爱、可亲的鲁迅，还必须注意到鲁迅的特殊性，他的“独一无二”性。这也是我一再强调的：“鲁迅很平常，和我们一样。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面：鲁迅又很不平常，和我们不一样”，否则，我们同样不能说明：为什么需要鲁迅？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我们之所以需要鲁迅，就因为他很“特别”，他是“稀有动物”，他能够给我们以精神的滋养（《鲁迅是谁？》）。刘老师对此也有很明确的认识。他说得很对：“神化鲁迅或者俗化鲁迅，都是对鲁迅的不尊重”，而且都会远离鲁迅。因此，他在讲《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首先以“伯父”作为切入口，引领孩子感受“和蔼可亲的伯父”——他的这一教学设计，得到许多老师的赞扬，以为是对传统鲁迅作品教学模式的一个突破；但他没有停止于此，又设计了一个“伯父不仅仅是伯父——非比寻常的伯父”的教学环节——这不仅涉及对鲁迅的体认，而且也关系着对鲁迅教学的认识：我们固然不能把不属于鲁迅的意义，用说教的方式，强加给鲁迅和学生，但我们并不能否认教学（也包括鲁迅教学）的教育功能。这就是周一贯老师在评教时所说：教学要“蹲下来”“亲近学生”“让教学内容尽可能贴近学生”；同时，更要“不失时机地引领，升华”，而这样的升华也“依然是童趣可掬”。因此，我们讲鲁迅作品中的童心，儿童趣味，不能只是让学生觉得“好玩”，而且也要引导学生感悟童心、趣味背后的对生命

(人的生命和大自然的生命)的关爱，对底层劳动者的亲近，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这样一些鲁迅精神。有时候，也不能回避鲁迅思想中的某些深刻的沉重的东西——刘老师在讲《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就抓住课文中写到的鲁迅的“叹息”，引导学生讨论“鲁迅叹息的是什么？”触及了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这样的引导，需要掌握好分寸，并采用学生能够理解的方式，如刘老师所说，“要从平常的儿童故事中，引领孩子们去感受鲁迅的‘非比寻常’，这是最难处理的”，但教学的意义和乐趣，大概也就在这克服难点的努力中吧。

其实，我们已经讨论到了第二个方面的问题：鲁迅教学中儿童本位，“回到儿童”的问题。这是许多老师在讨论中反复强调的：“小学语文应该是儿童语文，小学语文的课堂文化，应该是儿童文化的一部分”；正如刘老师所说：“只有儿童能够接受的鲁迅，才是有生命的鲁迅”，我们不能“忘掉儿童教鲁迅”。我们所期待的鲁迅教学，应该是“生命在场”的智力、精神活动。我们的课堂，如前文所说，鲁迅的真实生命不能缺席；同样，儿童的生命也不能缺席。现在的问题恰恰是“我们的语文课堂上(尤其是公开课)，老师们越来越追求文本解读的深度，越来越讲究语文课堂信息的密度，越来越追求所谓的精彩程度”，“却忽视了真正的学习主体——儿童的生存状态”，正像杭州拱宸桥小学张祖庆老师尖锐指出的那样，“过分追求深度的课堂，实际上是对儿童生命的漠视，是对儿童生态的破坏”。而鲁迅教学是最容易上成这样的故作深刻的课的，老师们在讨论中一再提到的《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教学中的所谓“伟大的一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或许正因为如此，我们在鲁迅教学中，就需要特别强调“儿童本位”，强调“回到儿童”。

问题是怎样做到儿童本位，生命在场？根据刘老师的经验，主要应该抓住两个环节。

刘老师曾引述了我的一个观点：关键是要在鲁迅与孩子之间“寻找生命的共同点”，这是我在中学讲鲁迅的经验总结；刘老师认为，这样的理念更适合小学阶段的鲁迅教学。他在教学中也确实始终贯穿着一个自觉的努力：在“学生”与鲁迅作品中的“我”，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童年鲁迅”之间，搭建“一座桥梁”，让孩子顺着这座桥梁，理解“我”(童年鲁迅)的苦恼，向往，进而引发情感的共鸣，生命的共振，最终达到“阅读的最高境界”：“读出自己”。这是刘老师《少年闰土》一文教学中的一个场景：在师生一起高声朗读：“啊！闰土的心里有着无穷的希奇的事，都是我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他们不知道一些事，闰土在海边时，他们都和我一样，

只看见了院子高墙上的四角的天空”以后，刘老师作了这样的引导：“刘老师问一个问题，你得实话实说：你觉得你现在的的生活是更像闰土呢，还是更像‘我’？”这一问，有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激起了孩子的强烈反响。有的学生说：“我像闰土，爸爸妈妈经常带我去乡下奶奶家郊游，很好玩的。”更多的学生却说：“我们只站在阳台上看看高高的楼房，只坐在沙发上看小小的电视机。”这里突然意识到的自己童年生活的缺憾，其实是揭示了今天的孩子所面临的“失去童年”的危机的。当然，孩子并不懂得这一点，他们所感受到的，是“在沉重学业负担挤压下”的生活的逼仄，因此他们完全能够和称慕、怀念闰土生活天地的宽阔与丰富的“我”（鲁迅）产生感情的共鸣。如刘老师所说，这时候，“‘我’的渴望，就是同学们的渴望，‘我’的心声，就是课堂里孩子的心声”；在孩子的感觉里，“鲁迅所要正是我所要，鲁迅所爱正是我所好，鲁迅所厌正是我所恶，鲁迅是和我一样的人”：就这样，“鲁迅的文字穿越一个世纪的时空，和当下孩子的心灵相通了”。这样的“不期而遇”是非常动人的。于是，孩子们就很自然地把鲁迅看作是一个小伙伴，并且和他一起“比童年”了。比的结果是：“我的生活没有鲁迅那样自由好玩”，“但是，我玩的溜冰、电脑游戏，鲁迅也没有玩过”，“鲁迅有鲁迅的玩法，我们有我们的玩法。”而且有了这样的《读后感》：“看到鲁迅讲述自己在百草园里的有趣的故事，我真是笑得肚子都痛死了。他在翻那些砖头的时候，一定遇见了斑蝥，一定放出了臭屁，一定捏着鼻子哇哇地乱跑。还有雪地捕鸟，哎，我们现在只有想想的份了。要是我能够早生一百年，估计鲁迅绝不是我的对手。看他那笨手笨脚的样子，一定得拜我做他的师傅呢。这是说说玩的。可我的确想尝试雪地捕鸟的滋味呀！我敢保证，要是我和鲁迅一起在百草园上学，一定会成为最贴心的铁哥们儿，只可惜，我没这样的缘分呢。”当我们的学生由衷地把小鲁迅看作“铁哥们儿”，鲁迅就真的回到孩子们中间了。而鲁迅教学教到这个份上，就真有点意思了。

其次，还应该掌握的一个原则，抓住的一个环节，是要从儿童出发，按照儿童的学习心理来进行小学阶段的鲁迅教学。我在从事中学鲁迅教学的试验时，曾提出中学生对鲁迅的接受，需要经过一个过程性的学习：从“感受鲁迅”到“思考鲁迅”，再“研究鲁迅”，最后自己来“言说鲁迅”。根据刘老师的经验，在小学阶段，“感受鲁迅”或许是更重要更基本的，这是出于儿童以感性思维为主的学习心理，因此，更要强调“从直感出发，走向鲁迅”。

在讨论中，一位“小学语文论坛网友‘美丽的教师’”提出了一个很有意

思的分析。他说，“教师阅读文本的方式和学生阅读文本的方式是存在很大差异的。教师一般都是从某个‘已知的概念’出发来阅读文本，是一种‘求证阅读’，而孩子的阅读很大程度上是从‘未知的概念’出发的，是一种‘发现阅读’”。他说的是事实：我们这些成年人，不仅是这里所说的教鲁迅的老师，也还包括我这样的鲁迅研究者，我们都是被几十年所受的鲁迅教育培养出来的，因此，我们今天来研究鲁迅，向学生讲述鲁迅，其实都暗含着某种“前理解”：这样的“前理解”，或许包含着某些真知灼见，但也会有许多的遮蔽和曲解。如果我们缺乏自觉，对其中的真知没有自己的消化理解，其中的谬误更无清醒认识，而一切从“已知概念”出发，这样的阅读就会确实变成“求证阅读”，而这样的求证阅读是会远离鲁迅的，用这样的鲁迅理解去教学生，就必然是既误解了鲁迅，也误导了学生。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过许多教训的，可以说是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鲁迅教学的症结所在。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孩子对鲁迅一无所知，反而是一个接近鲁迅的有利条件，可以毫无先见与偏见地，以一种好奇心，以一种初次见面的新鲜感，去探寻、发现这个他所未知的鲁迅世界。在我看来，小学的鲁迅教学，就应该是一种“发现阅读”，甚至可以说，这是真正从儿童出发的理想的教学境界。我们教师要做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我们自己要尽可能地抛弃已知的概念，还原一个“白心”，直面鲁迅的“白文”（原文本），以心契心，对鲁迅作品有自己的体会，理解，发现。其次，我们也要尊重、保护、诱发学生对鲁迅的好奇心，初次见面的新鲜感，第一印象，并以此为出发点，和孩子一起，“由外而内，由浅及深，由表及里”，逐层深入地发现鲁迅。我们的课堂教学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展开鲁迅文本的不同侧面，孩子不断发现“原先不曾看到的别样风景”，因而始终保持好奇心，老师和学生一起不断获得和享受发现的喜悦，并激发起继续探寻鲁迅的欲望和兴趣（参看江苏吴江庙港实验小学张学青：《今天我们如何讲鲁迅？》）。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理念，是语文本位，“回到语文”。这也是刘老师的鲁迅教学所坚守的基本立场：“要从语文学科本身的学术层面看鲁迅”，要“以语文的方式学习鲁迅，走近鲁迅”。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有过许多的讨论与争论，我个人比较认同福建一中的陈日亮老教师的一个概括：语文课程担负着对学生进行“语言行为，能力和习惯的培育”的任务，同时，又是一门“心灵的学科”，“课文应该成为学生内心体验的源泉，课堂上要有情感生活，有心智的活动。”（《我即语文》）我曾经提出，语文课要有四个直面：“直面文本，直面语言，直面人的心灵，直面人的生命。”

《《对话语文》》这里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文”和“心”的关系，这也是坚守语文本位，回到语文的关键。在我看来，有三大原则：“文从心出——不能将‘文’作为语言知识或文学、文化知识的例证，而不触及‘文’中之‘心’”；“心在文中——不能脱离‘文’而‘抽’出思想、理念大谈之”；“循文会心——要引导学生从领悟‘文’面之‘义’（字义，语义，用法，表现特点）入手，感悟‘文’后之‘意’（意味，情意，意念、观念，用心，意图），达到‘会心’，心灵的相遇相通。”（参看拙文：《陈日亮〈我即语文〉序》）

以上所说，都和我们讨论的鲁迅教学紧密相关。长期以来，鲁迅语文教学的最大问题，大概就是脱离鲁迅文本而大讲鲁迅“伟大精神”，或抓住鲁迅作品的片言只语而任意发挥，大讲其“微言大义”。但我们对把鲁迅作品作为某个写作技巧、方法的例证，把鲁迅知识化的倾向，也要保持警惕。这两种倾向，看似两个极端，却都背离了语文本位；在背离鲁迅这一点上，也存在内在的一致。刘老师说得好：“鲁迅首先是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进入课堂，他能否获得学生的好感，一个首要因素就是靠他的文字说话，要让孩子体验到阅读鲁迅文字的特别快感，用文字赢得孩子的好感。”脱离鲁迅文字的魅力，大谈鲁迅精神的伟大，只会使孩子远离鲁迅。这是许多失败的鲁迅教学所一再证明了的。而鲁迅的文学的最大特点与魅力也在于他的作品里渗透了他的灵魂，他是用“心”去写作的，他写作的目的也是要“撷人心”，即搅动人的灵魂，把他的作品变成没有灵魂的纯写作技巧，变成无心之文，那更是对鲁迅的最大亵渎，也同样会使孩子远离鲁迅。刘老师说得好，我们的鲁迅教学要使孩子亲近鲁迅，就是要“爱其文，亲其人”，而且要“通过爱其文而亲其人”。

但要做到这一点，能够“循文而会心”，并不容易。关键是要找到每一篇文本“文”与“心”的契合点。在我看来，刘老师在进行“鲁迅教学”时，无论备课，还是讲课，最花力气的，就是从每一篇具体文本出发，寻找和突出“这一个”契合点。他的成功，也在契合点抓得准，抓得巧。比如，他在引导孩子读《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就首先抓住了这一篇文本体裁与相应写作上的两个基本特点。首先，这是一篇回忆性的散文，但又不是一般的回忆，而是鲁迅的亲人侄女的回忆。细心的刘老师于是就有了一个称谓上的独特发现：文章前后出现了34次“伯父”，而“鲁迅”只出现了3次，其中一次还是标题所标明的。——说是独特发现，是因为我们被一些所谓定论所束缚，心目中只有“三个伟大”的“鲁迅”，自然就看不到作者心目中的“伯父”；现在刘老师独具慧眼地发现了，就抓住了这篇散文的基本特点：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侄女对一个普通的伯父的追忆和怀念”。这样，就为这

堂课的教学找到了一个切入口：循“伯父”这一称之为“文”而“会心”：体味作为伯父的鲁迅和蔼可亲的形象，和贯穿全篇的浓郁的亲情。但仅仅有这一层的理解和把握还是不够的，要真正进入具体教学过程，还必须对文本的写作特点有更具体的把握。这就是好几位评课老师（江苏海门实验学校周益民，扬州教育学院徐冬梅，河南濮阳市实验小学武凤霞等）都谈到的，“回忆”文体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回忆中（叙述）主体分裂为经历中的我和正在回忆的我”，具体到《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这篇文本，就分裂为“10岁的我”与“19岁的我”。对10岁的“我”而言，鲁迅只是“伯父”，而且他的许多话，“我”是不懂的；对19岁的“我”，鲁迅就不只是“伯父”，而且是“鲁迅先生”了：她已经知道“鲁迅”的意义和价值，称为“先生”了，而且许多当年不懂的话，现在也懂了，写回忆文章的目的也是不仅要写出对“伯父”的童年回忆，而且也要写出自己当下对“鲁迅先生”的理解。这就是所谓“作者的叙述视角”问题，是“这一个”具体文本写作上的一个核心，同时也是“文”和“心”的契合点。刘老师抓住了它，就有了一个准确的“教学视角”，即首先引导学生去体验“10岁的我”所见所感中的“伯父”；然后，及时提示学生注意：“看看有哪些问题是当年小周晔所不明白的，九年以后才逐渐明白”，这是极重要、也很高明的一问，就把整个教学提到一个新境界：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19岁的“我”所“逐渐明白”的“鲁迅先生”的“心”，他的精神和痛苦，也和作者一起，由“和蔼可亲的伯父”升华到对“非同寻常的伯父”的体认，达到心的交流：这就是“循文而会心”。在我看来，在“会心”以后，还应该回到“文”上来，并作适当的提升，教给学生以写回忆文章的“叙述视角”的知识，并进行相应的训练。比如引导学生从自己作为“读者”的视角来重述《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所讲述的鲁迅故事，这既是一种写作的训练，其实也是一个进一步和鲁迅进行心的交流的过程，这就达到了语文训练和精神培育的结合，完整地实现语文课程的目标。

讨论到这里，我们大概可以对鲁迅作品的选读，在小学语文教学上的意义和价值，作一个总结。概括地说，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就是刘老师所反复强调的，这是一个“鲁迅启蒙教育”，通俗地说，就是“第一印象”的教育。孩子和鲁迅初次接触，留下什么印象，影响是深远的：高不可测，令人生畏，那就会使孩子终身远离鲁迅；可爱，可亲，又特别，就会使孩子愿意亲近他，渴望进一步了解他，这就为孩子一生的发展，能够不断地从鲁迅及鲁迅所集中体现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传统吸取精神资源，奠定了一个基础，打了一个“底子”。这对中国年青一代的成长，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民族精神的长远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刘老师还强调鲁迅作品在小学语文教材中的意义：“无论是从唤起学生的阅读快感体验，还是文字表达上精练传神的技法，小学语文教材中其他所有课文均无出其右者。”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论断。在讨论中有的老师提道，“小学语文教材应该有一些必读的篇目，至少是一些必需的母语语言、文学、文化的要素”，通过这些必读篇目传递给学生（徐冬梅：《让母语教育回到儿童本位》）。我理解，这些“必读篇目”，也就是“经典篇目”，它应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成为教材的核心和基本支柱。徐老师说，这些必读的，基本的经典篇目“究竟是哪些？”这是需要有关专家和语文教师一起讨论的。我个人完全支持刘老师等一线老师的意见，鲁迅的某些作品，应该成为小学语文的经典教材。这也涉及对鲁迅的认识。人们比较重视鲁迅作品的精神价值，这是理所当然的；但如果因此忽略了鲁迅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人”，他对创造现代汉语民族语言的不可取代的巨大贡献和公认的经典意义，也会形成对鲁迅价值的遮蔽和贬抑。我在《中学生鲁迅读本》的《前言》里，就说过：“鲁迅作为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的大师，他的语言以口语为基础，又融入古语、外来语、方言，将汉语的表意、抒情功能发挥到极致，又极具个性和创造性。阅读鲁迅作品，不仅能得到精神的启迪以至震撼，还能得到语言的熏陶和美的享受”，他的作品理应成为孩子学习现代汉语的范本。这里也还存在一个误解，仿佛鲁迅的语言艰涩难懂，不易为儿童所接受。我这次因刘老师的试验的启发，而和刘老师一起编选了一本《小学生鲁迅读本》，重读鲁迅作品，就惊喜地发现，鲁迅有不少作品，进行适当的文本处理以后，是非常适合儿童阅读的，语言相当口语化，简洁，准确，传神，鲁迅式的幽默感里蕴含着无穷的儿童情趣，而且韵味十足，自有一种能够打动孩子心灵的“温暖”。初识汉语的小学生正可以通过这样的语言的熏陶、学习，感悟现代汉语的魅力。而刘老师的教学实践也证明，学生非常着迷于鲁迅的语言，课堂上经常爆发出欢乐的笑声，那是真正的语言享受。

在讨论中，蔡朝阳老师发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意见：写作和阅读，“都是一种还乡”。“对鲁迅而言，他在一个寒冷的冬日离开绍兴以后，此生再没有一次踏足故土。然而，鲁迅恰恰从来没有离开过故土，他的全部文学创作，都是从家乡出发，而又在远方对家乡深情凝眸。托尔斯泰说，写了你的家乡，便是写了全世界。这句话正可以概括鲁迅的创作。他的童年，他的故乡，是其创作的不竭源泉，这是他的来处。”而今天的“这些城里的孩子，现代的孩子”，“他们尽管有着更为幸福的（现代）生活，但他们的幸福，未尝没有失掉一些东西。里尔克甚至说，在离开村庄的道路上，

更多的人将死于无家可归。幸而我们还有(像鲁迅作品这样的)经典的阅读。这种阅读,不但构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更重要的是,我们凭借阅读,可以一再到那个源头,回到我们的来处”。——这样的分析,是有相当的深度的。我由此而得到一个启发:鲁迅作品还具有“乡土教材”的意义。从“狭义”的角度说,鲁迅作品可以作他的家乡——绍兴,浙东地区的“乡土教材”,成为“校本教材”而进入课堂。刘老师作为鲁迅家乡的小学老师,率先进行鲁迅教学的实验,并得到同为家乡人的学生的强烈认同,这当然不是偶然的:这里显然有乡土文化的认同与传承的意义。但鲁迅又是属于全中国,以至全人类的,因此,他的作品更是一种广义的“乡土教材”:这就是蔡老师这里所说的“精神家园”的意义。我们在前文的讨论中,之所以强调鲁迅作品的阅读对孩子一生成长的意义,就是基于这样的“可以一再到源头,回到来处”的意义。也如前文所强调,我们说的“家园”,既是“精神家园”,同时又是“汉语家园”,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 文本的选择、处理与教学方法

以上所说,都是关于小学鲁迅教学的几个基本理念的讨论。要真正进入具体的教学,还需要解决教材(鲁迅文本)的选择、处理和教学方法问题。在这方面,刘老师也有很好的思考和实践经验。

刘老师说得很好:“小学语文鲁迅教学的效果,很大程度是要看选择的文本是否适合儿童学习”,“跳出原来的思维局限,立足鲁迅本位的立场,从儿童的角度出发,选择合适的学习文本,这是鲁迅教学的基本前提。”

在本文一开始,提到我在《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讨论中所发表的意见,其实也是探讨这个选材的问题:“一般说来,经典作品都太深太长,不适合小学生直接阅读。我想,有两个解决办法。一是节选片段,更大量的还是要用改编或重述的办法(即使是节选,也要做一些文字处理)。另外我们还可以选一些讲述历史人物故事的文章,帮助孩子们‘走近大师’”(《关于〈新语文读本·小学卷〉的通信》)。刘老师在他的《小学语文教材中鲁迅文本的选编点评和建议》中也提出要进行节选和浓缩改编。也就是说,我们都认为,不是所有的鲁迅文本都适合小学生阅读,因此,必须有挑选;而且,即使是挑选出的作品,如我们在前文一再强调的,鲁迅回忆童年和描写故乡风物的散文、小说,也要进行不同程度的文本处理。

这同样是出于鲁迅作品总是复杂与单纯,深刻与平常,荒凉与温暖的一种结合这样的文本特点的认识和把握。即使是回忆童年的作品,固然有

他的回归童年的内在的写作冲动，因而能够引起孩子的共鸣，但他的这种冲动又显然来自现实的刺激，因此，鲁迅在回忆中常有随手牵来的对现实某些人和事，某种文化现象的批评、嘲讽，也有许多借题发挥的议论，同时，由于鲁迅知识的渊博，会随时插入许多典故，古今中外的引文，而且有些作品本身就有很大的寓意性，童年生活、故乡风物的叙述、描写的背后，都寄寓着更大的意义：这些溢出回忆的文字，都造成了鲁迅文本的繁复与丰富，对有相应的知识储备和人生阅历的成年读者，这都是鲁迅作品特耐寻味、思索的特殊魅力所在，但对于知识、人生准备不足的小学生读者，就显然形成了阅读的障碍，所谓“读不懂”大概就由此而来。另外，文章的篇幅过长，也会影响孩子的接受。因此，为了适应小学生的接受能力和心理，就必须对总体适合儿童阅读的鲁迅文本进行一定的、有限的处理。

我们在编选《小学生鲁迅读本》时，主要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一是将篇幅较长的文章作分散处理，如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分为《百草园的泥墙根》《美女蛇的故事》《雪地捕鸟》《三味书屋的老师》四篇，和其他文章相配合，另组四个单元。二是进行节选，即把文章中的某些片段从全文中剥离出来，使其具有某种独立的意义，如从《狗、猫、鼠》中节选出《祖母讲的猫的故事》《隐鼠的故事》两个片段，独立成篇；从《好的故事》里，将对山阴道旁的河水的描写独立出来，变成一篇相对单纯的状写家乡风物的文章。三是对原文作压缩处理，保留文章基本骨架，删除孩子难以理解的文字，略加个别的连接语，成为一个“简本”。如将四千余字的《我的第一个师傅》压缩成近两千字的新的《我的第一个师傅》。

正像我们在《后记》里所说：“我们深知，对鲁迅作品进行这样的处理，将复杂、丰富的鲁迅文本简化，单纯化，可能对鲁迅作品造成某种损伤”，但我们同时又掌握了一条原则：“只删不增不改”，“这就能基本保持原文原意，不至于发生歪曲，因此，即使有‘损伤’，也是在可以允许的有限范围内”。而我们坚持作简化和单纯化处理，则是出于前文所说的“鲁迅本位”、“儿童本位”的双重立场，企图找到二者的平衡点。同时，也是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鲁迅作品是要读一辈子，常读常新的”，学生先读他们可以接受的简本，获得第一印象，产生进一步阅读的欲望，就为以后接触繁本全文，获得深入理解，打下基础。“这样的由简到繁的过程，是符合鲁迅作品接受规律的”。

最后要谈的是刘老师的教学方法。我没有这方面的实践经验，也非语文教学法的专家，无法作全面总结和评价，只能略略谈谈我感兴趣的一

两点。

我首先注意到，刘老师对“诵读”的重视，始终突出“声音”在教学中的作用。这或许是小学教育的一个特点。我想补充与强调的是，“声音”在我们这里讨论的坚持鲁迅本位、儿童本位与语文本位的鲁迅教学中的特殊意义。

如果细读鲁迅《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关于百草园的草木虫鸟的描写，就不难发现，鲁迅的观察、感受与描写的中心，始终是“声音”（鸣蝉长吟，蟋蟀弹琴）与“色彩”（碧绿的菜畦，紫红的桑葚）。可以说，敏感、醉心于声音与色彩之美，是鲁迅感受世界的基本方式，而这也正是儿童初次发现世界的特点。因此，突出“声音”（同时应突出“色彩”）正是抓住了鲁迅与儿童感受方式的契合点。

前文讲到了鲁迅作品是学习汉语的范本，而汉语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装饰性”与“音乐性”（周作人语），鲁迅的语言正是把汉语的这一特点发挥到了极致。我在大学和中学进行鲁迅教学时，都提醒学生注意和学习鲁迅语言所特有的音乐美和绘画美，并因此非常重视诵读。我说：“鲁迅作品里的那种韵味，那种浓烈而又千旋万转的情感，里面那种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都需要通过朗读来触动你的心灵”，“讲鲁迅作品，最重要的是读。靠读来进入情境，靠读来捕捉感觉，产生感悟，这是接近鲁迅内心世界和他的艺术世界的入门的通道”（《与鲁迅相遇》）。而小学阶段儿童的“入门”学习，如前文所说，正是具有强烈的感性特点，注重情境，感觉和感悟，鲁迅作品中许多深厚的意味、情感，是只需要儿童“意会”，而不必“言传”深究的。中国传统的蒙学教育，对经典的阅读，采取先朗读、背诵后析义的教法，是从中国汉语特点出发的；我以为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鲁迅作品这样的现代经典的教学。我在中学讲鲁迅，就做过这样的试验：将鲁迅《野草》里的片段组合成《天·地·人》一文，不做任何解析，只让全班学生站起来“喊读”，在喊读过程中，我发现学生的眼睛发亮了，似有所悟，却又无法言说：我以为教学目的就已经达到了。我在刘老师的课堂上，也发现了“喊读”这一教学方式和环节，真有若获知音之感。

我还注意到刘老师在讲《我的伯父鲁迅先生》时，采取了分角色朗读的方式，这样的“表演性”，是符合孩子接受特点的，如周作人所说，它能够让孩子得到“团体游戏的快乐”（《儿童的文学》），即使严肃如鲁迅者，也是可以进行游戏性的学习的。

刘老师的教学中，还有一个“深度开拓”的环节，也很具启发性。他在《少年闰土》的教学中，就有这样一个极富创造性的设计：在引领学生充分